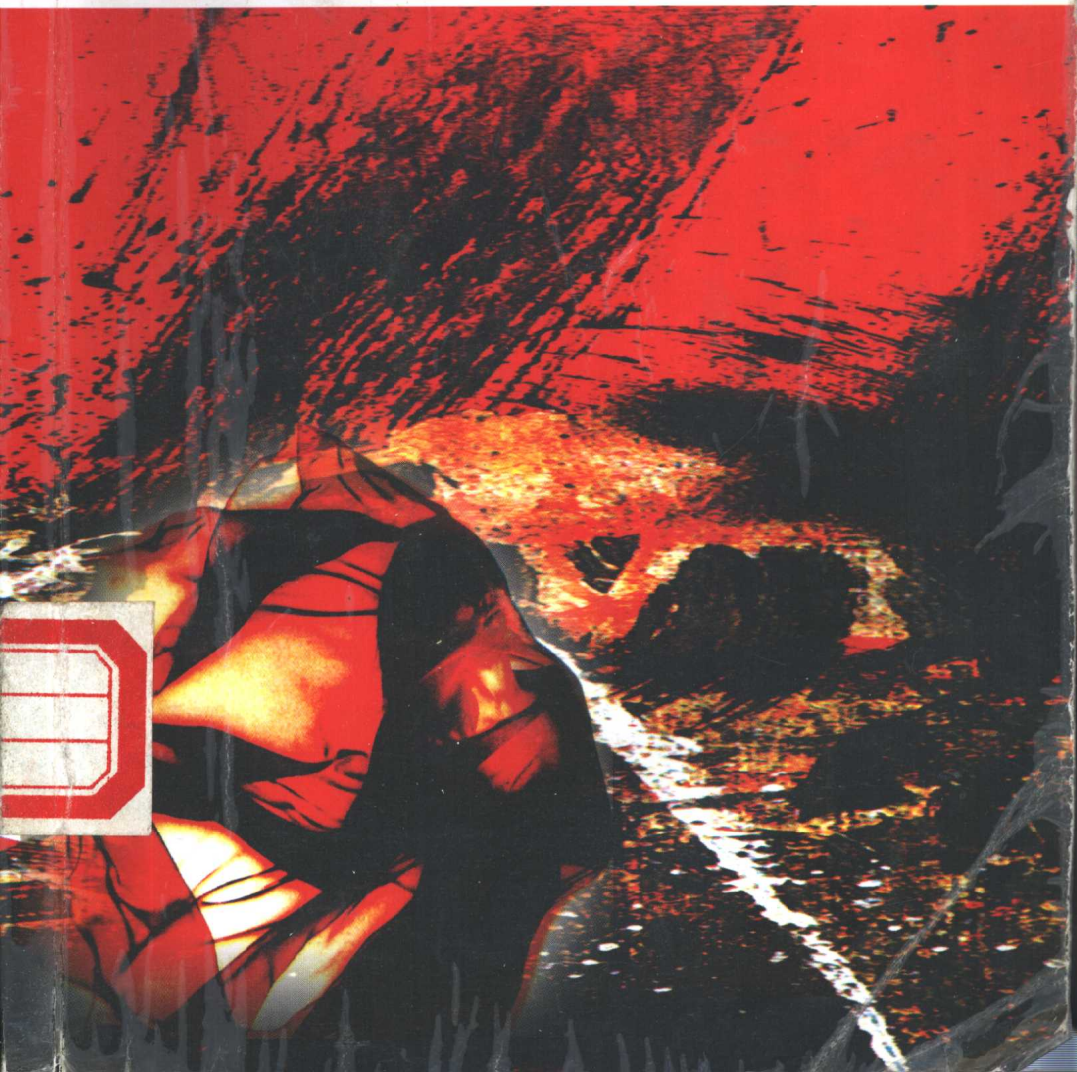


西安出版社

◎ 李安林 / 著

人鬼情缘



人 鬼 情 缘

故事源自蒲松龄小说《聊斋》中的《聂小倩》

李安林/著

西 安 出 版 社

人鬼情缘

著 者：李安林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电 话：(029) 5253740
邮 编：710061
印 刷：空军西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34 千字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0 册
ISBN 7-80594-655-8/1·94
定 价：1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主要人物一览表

- 聂小倩 鬼女,19岁,暴病而歿,与宁采臣苦恋。后经东岳大帝相助复活。
- 宁采臣 书生,22岁,飘逸潇洒,儒雅耿介,侠义多情。
- 凄风 鬼女,18岁,落水而亡,后托展举人之傻女还魂。
- 燕赤霞 剑侠,24岁,豪爽而刚正,义薄云天。一生笑傲江湖,为宁采臣挚友。
- 连琐 鬼女,18岁,因抗暴撞头而死。
- 洪范真人 得道仙人,50余岁,为人诙谐开朗,乐于助人,为宁采臣等人挚友。
- 冷月 鬼女,18岁,因失恋自缢。
- 展举人 乡绅,60岁,乐善好施,广结善缘。
- 宦娘 鬼女,17岁,坠楼而亡。
- 船主 原为私塾先生,58岁,后因爱女坠河而成船主。后成为凄风义父。
- 船主妻 凄风生母,56岁。
- 辛姨 鬼女,40余岁,善良而老成,后出家为尼。
- 李子卿 通判,22岁,生前为书生,殉情而死,后为冥府职官。
- 鬼姥 老夜叉,60余岁,生前为女强盗。丑陋凶残,嗜血如命,后被压在阴山下。
- 城隍 司职金华,30余岁,贪财好色,勾结老夜叉,作恶多端,后被打入地狱。
- 静云师太 女尼,50余岁。

叔 父	宁采臣之叔,50 余岁。
店 翁	60 余岁,忠厚好客。
小 玉	鬼女,12 岁,被老夜叉吸血而死。
胡志文	判官,24 岁。
宋耀祖	恶少,28 岁。
吕子凯	纨绔子弟,后为官,26 岁。
傻 女	18 岁,展举人之女。
骆 儿	书僮,13 岁。
东岳大帝	泰山之神,40 余岁。
阎罗天子	包拯转世,40 余岁。
胡员外	胡判官之父,50 余岁。
黑白无常	冥府勾魂之鬼。

目 录

第一章	邂逅	(1)
第二章	夜诱	(18)
第三章	斗妖	(33)
第四章	迁坟	(46)
第五章	琴异	(57)
第六章	宦娘	(64)
第七章	赠谱	(74)
第八章	救难	(87)
第九章	葬倩	(98)
第十章	画皮	(112)
第十一章	连锁	(126)
第十二章	知音	(137)
第十三章	鬼祸	(153)
第十四章	罹难	(169)
第十五章	杀宋	(186)
第十六章	除害	(206)
第十七章	砸庙	(226)
第十八章	炼狱	(244)
第十九章	告鬼	(261)
第二十章	拜月	(278)

第一章 邂逅

古墓。夜。

月笼阴云，鬼雾弥漫；寒风萧萧，磷火点点。

古墓高大而狰狞，笼罩在绿光蓝霭中；纸幡斜挑，丧幛乱垂。

忽然，一阵似风声非风声、似狼嚎非狼嚎的呜咽由远渐近，一团旋风挟裹着绿火磷光飞出古墓，掠过荒坟乱岗，直下阡陌。旋风在城郊停留下来。雾影中幻化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她身材匀称，面容俊俏，但眉宇间锁着一股凄楚和哀怨。少女迟疑片刻，咬一咬牙，款款走向那灯光亮处。

灯光亮处是一个客栈，大门外挂着一串红色灯笼，灯笼上有“步步高”三个大字。门楣两侧有一副对联：

蟾宫折桂今日起步，
寒窗苦读明朝登科。

显然这是专门接待进京赶考书生的一家客栈。

少女移步走进客栈大门，略踌躇，一蹙眉，蓦地化作一股蓝烟，穿入大红灯笼照射下的大门。大门纹丝未动，只有大门上那对似兽非兽但令人生畏的青铜门环目睹了这一切。

一个跑堂打着哈欠给赶考书生们的骡马加夜料，独自嘟囔着：“这些书呆子，年年赶考，能考上几个？”后院客房传出客人们的喧哗声。

灯火一个个熄灭了。

万籁俱寂。

步步高客栈陷入死一般的宁静。

午夜时分，倏地刮起了一股怪风。后院客房房檐上枯草簌簌，房后大树飘下一片片落叶，似漫天纸钱。

一个少女幽幽地飘出客栈院落外，怅然长叹，如飘如飞，缓缓离开这家客栈。

第二天一早，步步高客栈传出一声惊呼，把宁静的早晨撕裂了：“死了，死了，又死了一个。”

店主慌慌张张跑出房门，忙不迭地系着衣带：“怎么了？谁死了？”

店伙计面无人色地大喊大叫：“后面住的岭南高公子，他、他……”

“高公子？他、他怎么了？”

“死了，死了！被鬼吸干了血死了！”

“啊？”

闻声而出的七八个书生听到这个消息，一片惊慌。

“天啊，又死了一个。”

“快、快牵马，离开这鬼地方！”

一阵混乱后，住店的客人都走光了。店主想挽留又不知该说什么，只好无奈地叹气。这时，一个书生睡眼惺忪地走过来，问：“请问

店家，客栈里出了什么事？”

店主一看，是来自山东的叫宁采臣的公子，忙说：“出了一点小事，后面住的高公子，昨天晚上不知怎么死了。哎，这生意可怎么做啊。宁公子，实在不好意思，小老儿得去报官了，请少安毋躁……”

店家没再说下去，只是无奈地作了个手势。

宁采臣若有所思：“唔。”

店伙计心有余悸地说：“真吓人，唉，这半年就死了五个书生了！”

宁采臣大吃一惊：“有这等事？怎么死的？”

“闹鬼！”

“闹鬼？”

“可不是吗，混身上下没有一个伤口，只有脚底下有个针眼大的洞，不见血流出来就干了，不是被鬼吸干的是什么？可就是连个鬼影都没见到。报官也报了几次了，官家也没办法。”

宁采臣脸上变色说：“麻烦你帮我找个挑夫来。”

“公子也要走？好，就来！”

此时正是春天。荒山野岭，但山花烂漫，树木葱茏。荒野间却传出少女悦耳的笑声。三个姑娘在山坡上追逐嬉闹，一个穿白色衣裙，一个着红色衣衫，一个是一身水绿。

穿白衣的少女叫聂小倩，红衣的叫凄风，绿衣的叫冷月。

凄风跑到潺潺的小溪边：“哇，多清的水啊！”

冷月跟过来叫道：“小倩姐，快来呀，这儿多美呀！”

凄风捧起一条小鱼：“哈，我捉到一条鱼，捉到一条鱼！”

“唉，这么小，怪可怜的，放了它吧。”

聂小倩幽幽地说一句，手中拈一枝花，伸开双臂倒在绿草地上，仰脸看天。天空湛蓝，白云朵朵；一转脸，正午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双手蒙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良久，她才慢慢移开手掌，把脸转向伙伴。这是一张美丽动人的脸，忧郁而哀怨。凄风翻开一块涧石，捉到一只小螃蟹，挥舞着要去钳冷月。冷月跑向聂小倩：“小倩姐，救命啊，快救命！”两位少女留下一串咯咯的笑声。

聂小倩站起身来，斜倚在一棵山樱桃树上，拦住凄风，让冷月躲在身后。

“还闹，闹了半天了，安静一会儿不好？”

望着凄风汗涔涔的笑脸，聂小倩揽过她的肩膀，又回头招呼冷月：“来，坐一会儿吧，这儿的风景多美。”

树枝上，落下一对翠鸟，叽叽啾啾地叫。

一只鹰在山谷中盘旋。

这儿地势挺高，越过山垭，能看到远处的村落，三三两两，绿树遮掩。阡陌之间，影影绰绰能看到正在耕地的黄牛、挥锄的农人。

三个少女出神地眺望。

忽然传来一阵山歌声。原来是一个放羊娃赶着一群羊走过山脚。他一边吆羊，一边亮开嗓门唱：

姐姐住在竹林坡，
手扶竹子望情哥，
娘问女儿作什么，
我数竹子多少棵。

昨日数来九十九，
今朝数来少一棵，
少一棵啊少一棵，
一心一意望情哥……

三个少女凝神聆听。

山风徐徐，树枝轻摆，山花颤颤。羊群与放羊娃渐渐远去。

凄风羡慕地说：“人世间多好啊，男耕女织，采桑种田，连个放羊的小哥儿都这么快活！”

冷月快言快语地说：“就是，我就想坐在村头树下，捻一根小针，绣几朵梅花，多让人心醉啊！”

凄风打趣道：“再找一个情郎，小河边、柳荫下，叽叽咕咕，说上些悄悄话，是不是？”

“没羞没羞，小倩姐，她这是拿别人说自己哪！你说是不是？”

聂小倩脸上一片迷茫向往，轻声细语地说：“都住嘴吧，好不容易出来玩会儿散散心，你们不好好享受这好时光，只顾嘁嘁喳喳没完没了，花喜鹊一样。”

凄风叫道：“哎，快看，辛姨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山坡上走下来。她举止端庄，和蔼慈祥。

聂小倩起身迎上去：“辛姨！”

辛姨拉着她的手，为她抚开飘在脸前的额发：“难得老祖大发慈悲，施展避阳术，让你们出来散散心，玩得高兴吗？”

冷月撒娇地攀住辛姨的肩膀：“好开心，好开心。”聂小倩和凄风都笑了起来。凄风说：“看她美的，忘了自己多大了。”

辛姨说：“该回去了，老祖让我来找你们啦。”

聂小倩拉着辛姨：“辛姨，这里景色太美了，你也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吧。”

“是啊是啊，坐一会儿吧。”凄风和冷月也上前拉扯着她。

辛姨拗不过她们，笑着说：“好，好，就再坐一会儿。可不能时间长了，老祖发起怒来咱们可都要遭殃了。”

凄风拉辛姨坐在山坡上：“辛姨，讲故事讲故事。”

辛姨说：“唉，天天缠着讲，故事早就都讲光了。”

这时，山下传来一阵唢呐声。一队出殡的男女呜哩哇啦地走过。山坡上本来欢声不断的几个女人脸色都变了。

聂小倩别转脸：“咱们回去吧。”

辛姨站起身来：“走吧，老祖在等着呢。今天是北山山会，说不定老祖找你们有什么事。”三个少女一声不响地跟着她走了。

金华城外，赤松山下，正值山会，商贩云集成列，游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一个乡保肩扛太平旗，在人群中穿行，一面鸣锣，一面吆喝。

“太平盛世，家家富贵；

皇恩浩荡，四海安宁——”

双龙洞口，一个书生下了船来，四下里张望。书生二十多岁模样，身材瘦高，眉清目秀，腰悬宝剑，背负琴囊，正是山东书生宁采臣。

宁采臣感叹道：“北山三洞，果然名不虚传。”他拿出些碎银交给船家：“船家，一点银钱，拿去买碗酒吃。”

船家连连道谢，殷勤地说：“多谢公子。公子想来也是一方名士，这金华确实无山不秀、无洞不奇，若是公子再到那些寺庙、书院看看，保管更要大饱眼福的。”

宁采臣果然有兴趣，问道：“寺庙、书院在哪里？”

船家指点着：“你沿着这条小路向前走，经过岭南边的茶楼，拐过弯去再走不远就是鹿田书院。”

宁采臣道过谢，招呼等在一边的挑夫：“先到鹿田书院。”

赤松山古墓，云绕雾锁。里面却是另一个世界。大厅高大宽敞，像洞非洞，阴森可怖，冷气袭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姬，黑衣长袍，头戴怪冠，高坐厅上。此人正是这古墓的主人鬼姥。辛姨带着聂小倩等人鱼贯而入，向鬼姥施礼：“参见老祖！”

鬼姥冷哼一声：“免了。这半天玩得开心吧？”

辛姨说：“回老祖，孩子们玩得高兴，还给老祖采来了山果。”

鬼姥说：“山果留给你们吃吧，小玉已经做好了饭菜，你们快快下去吃饭。小倩，今天是城隍老爷的生日，一会儿我带你前去祝寿，凄风、冷月不要到处乱跑，在家读书。”

凄风、冷月同情地看聂小倩一眼：“是。”

鬼姥问：“你们几个中，小倩书读得最好，你们两个是不是偷懒？”

辛姨忙说：“她们两个倒是也挺上心，小倩只是聪明些，理解得快一点，她们都大有长进了。”

鬼姥点头说：“那就好。读书识字可是用得着的本领。女人不光要有一张好看的脸蛋，有一点学问，也好和那些书生玩玩嘴皮子嘛。”鬼姥不怀好意地咧嘴笑了，几个少女却觉得身上起了一阵寒战。

这时，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走进来禀告：“老祖，阴山庄胡员外求见。”

鬼姥不耐烦地说：“不见不见，小玉，跟他说我去给城隍爷祝寿去了。”

“是。”小玉退下。

鬼姥鄙夷地撇嘴说：“哼，这个胡剥皮，就仗着儿子当了个阴曹地府的小小文笔押司，老想沾老娘的便宜。小倩她们三个是我的摇钱树，怎能给他家去当媳妇！他那个儿子尖嘴猴腮，不就能从黄泉路上勒索几个小钱，有什么出息！俺小倩、凄风、冷月可是如花似玉的闺女，鲜花能朝狗屎上插？”几个少女都低着头不吭声，只有辛姨附和着：“老祖说得对。”

鬼姥对她们说：“你们下去吧。小倩吃过饭好好打扮打扮，跟我出去。”

聂小倩一脸愁容，低声道：“是。”

城隍爷一直对聂小倩心怀不轨，鬼姥也拿聂小倩当筹码和城隍爷周旋，聂小倩知道这次去城隍庙凶多吉少，哪里有心情吃饭。

她回到卧室无精打采地梳理着头发，凄风、冷月走进来，帮她装扮。辛姨也跟着走进来，聂小倩泪光盈盈地望着她：“辛姨。”

辛姨同情地抚着她的秀发：“老祖的命令不能违抗啊，去吧。”

这时小玉进来催道：“小倩姐，老祖叫你快点，她在门外等着呢。”

辛姨把一小包东西塞到聂小倩手中：“好好保重自己，见机行事吧。”

城隍庙前，是山会最热闹的地方。山东书生宁采臣正信步游逛，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根簪子。他捡起来，这时一个少女走来，低头寻找什么东西，宁采臣迎上去：“这位姑娘，可是掉了什么东西？”

少女正是聂小倩，她看了宁采臣一眼，却没应声，仍旧边走边找。宁采臣送上簪子：“姑娘找的可是这根簪子？”

少女面露喜色：“呀，正是它，这是我姥姥刚才失落的簪子。”

“那，请你拿回去吧。”

少女向宁采臣施礼道：“多谢公子。”

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宁采臣看到一张略显苍白但出奇美丽的面孔，一时愣住了。少女接过簪子，微微一笑，脸上现出两朵红晕，道个万福，把头一低，走了。宁采臣如痴如呆，还没反应过来，少女已走远。他急忙跟随过去，哪里还有踪影！

宁采臣隐隐觉得有些失望，叹了口气，悻悻地转回身，朝庙前广场走去。集市上唱小曲的正唱着一支俚曲，听在宁采臣的耳里，不由他不浮想联翩：

谁家的少年好不么乖，
几乎和奴撞满怀。
头不抬，
斜将俊眼看将来。
上边看模样，

下面看绣鞋，
看着奴好像是心里爱。
回头走走又徘徊，
颠倒神思脚步儿歪。
我的天，害相思，
他定把相思害。

城隍庙后，鬼姥接过了聂小倩找回的簪子，插在头发上，说：“越急越出岔，怎么就掉了呢。”

聂小倩默然不语。鬼姥不悦地说：“小倩，城隍爷可是咱用得着的人，今天他做寿，咱们要讨他高兴，活泛一点儿。”

聂小倩低声应道：“是。”

转过墙角，是一个张灯结彩的大门，两个鬼卒站在门旁。他们见到鬼姥，忙上前招呼。鬼姥给他们一些银两：“这点小意思，给你们哥俩买壶酒吃。”

“多谢姥姥。请进。”

客厅内早就摆好了一桌酒菜，几个客人已就坐，城隍见了鬼姥，忙站起身来迎接。

“哈哈，有劳老祖亲自光临，小官有失远迎了。”

鬼姥笑道：“城隍爷是父母官啊，怎敢不来？小倩快将寿礼呈上。”

聂小倩捧着一个红布包恭敬地献给城隍。城隍一脸媚笑，接寿礼的时候，摸了聂小倩的手一把，聂小倩红了脸。

“小倩姑娘越来越漂亮了。”

鬼姥训斥小倩：“小倩，还不给老爷行礼。”

聂小倩沉着脸施礼道：“祝城隍爷寿比南山！”

城隍爷哈哈大笑：“免礼免礼。”

众人坐下，纷纷给城隍爷敬酒。城隍爷一面应酬，一面不时地

偷觑聂小倩。聂小倩木然而坐，不苟言笑。黑白无常也不怀好意地不时瞟一眼聂小倩。

黑无常讨好地对鬼姥说：“老祖，你手下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可怜我们哥们，整天当差，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求老祖开开恩，我们就算倒插门，也想去伺候您老人家！”

鬼姥斜他们一眼：“我的几个姑娘都是孤魂弱鬼，你们别欺负她们就好！至于媳妇吗，你们让我开心就好商量。”黑白无常立刻讨好鬼姥，连连向她敬酒。

一边城隍爷纠缠着聂小倩喝酒：“小倩，快，干了。老爷我已经喝了。”

聂小倩拗不过，只好喝了：“祝大人福寿无边。”

城隍爷大喜：“好好，干！”

城隍爷站起来，晃着空杯子：“来来，小倩啊，给大家斟酒，都满上、满上！你呀，也陪大家干一杯！”

聂小倩没动身，鬼姥看了她一眼，示意她倒酒。她咬咬嘴唇，挨次斟酒。这时，城隍爷大声叫着让众人喝酒，聂小倩趁机把辛姨给她的“鬼见愁”藏进了指甲，给城隍爷倒酒时弹进了他的酒杯。

城隍爷搂着小倩的肩头：“老祖，小、小倩真听话，长得也俊，就让她留下来，到城隍庙来做事吧。”

鬼姥说：“不是不可以，但不能这么简单吧。找时间再从长计议吧。小倩，快给老爷敬酒。”

城隍爷醉态已现，去接杯，却一把抓住聂小倩的手，刚想说什么，但已站立不稳，嘴也不当家了。他接过杯子，又是一饮而尽。不一会儿，他一头歪在酒桌上，醉了。

黑无常借着酒态去拉聂小倩：“小倩妹妹，咱们也喝、喝个双盅！”

鬼姥站起身来：“各位继续喝，老身先告辞了。”带聂小倩离席而去。

城隍庙前，山会依然热闹。宁采臣边走边看热闹，他忽然发现，前边广场上围了不少人，就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个河南口音的汉子在卖艺。和他一起演出的还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女孩十岁左右，正荡起那种又高又险的秋千，越荡越高，众人喝彩。突然，“啪”地一声，绳子断了一根，女孩甩出，众人惊叫。此时，只见一个大汉飞身跃起，稳稳地将女孩接住，落在圈子里。河南汉子惊魂未定，连忙上前致谢。那大汉看看男孩女孩，从兜里掏出一把碎银子，塞在孩子手里，一言未发，转身就走。众人愣了一会儿，又忽然鼓掌叫起好来。

宁采臣看在眼里，十分钦佩，跟在大汉后面，想找机会结识。

大汉走出闹市，沿着一条林荫小道，走进山脚下下一个破败的寺庙。宁采臣犹豫片刻，走上台阶，跟着进去。

迎面是规模雄伟的大殿，上有匾额“大雄宝殿”；大殿正门有铁鼎一尊，两边有一副对联：

通玄峰顶，不是人间；
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大殿前荒草掩阶，满院子蒿草与荆棵。看样子当年确实香火鼎盛，而今却年久失修，墙残瓦破，好不凄凉。

宁采臣穿过前殿，见后面又是一处院落，也是满目苍凉。最后面是一座宝塔，东西两侧有厢房，房门均虚掩。先进来的大汉此时走出来，诧异地看着他问：“咦，你是谁？怎么到这里来了？”

宁采臣急忙上前深施一礼。

“这位大哥，小弟宁采臣，刚才在集市上看到大哥身手不凡，十分敬佩，很想和大哥交个朋友。”

汉子果然豪爽，上前握住宁采臣的手：“兄台过奖了。在下燕赤